

论《竹山词》传本

林琳

(西南民族学院 预科部,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汲古阁刊《宋名家词》本《竹山词》、明抄《百家词》本《竹山词》与黄丕烈校理本《竹山词》,为《竹山词》传本中最重要的三本。三本各有胜处,而由黄氏所校本得《竹山词》元本目录之全目及其卷中脱佚之篇,由汲古阁本得元人题记之全文,二本价值又在明抄《百家词》本之上。而《历代诗余》、《词综》、《词谱》、《词律》所采蒋捷词与以上传本文字多相异,于《竹山词》校勘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竹山词》;传本;汲古阁本;明抄《百家词》本;黄丕烈藏旧抄本

[中图分类号] I 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0)02—0064—07

《竹山词》一卷(或分上下卷),宋元间蒋捷撰。蒋捷字胜欲,常州宜兴(旧称义兴,宋避太祖讳改宜兴,今属江苏)竹山人,长于理学及文字声韵学,通乐律,人称竹山先生。宋末进士,宋亡,隐居乡里,不仕元。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撰《宋末忠义录》在卷十五中钩稽蒋捷事迹,甚赞其学问和人格气节。蒋捷工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明末毛晋评其词“语语纤巧”、“字字妍倩”(跋《竹山词》),清初词学家万树评其词“炼字精深,调音谐畅,乃词家矩矱”(《词律》卷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竹山词》即采万树评语,足见清初人盛推蒋捷词。

其词集为元人集结。今传本目录载词108首,卷中有脱佚,乃旧本脱页所至,脱页起处一调佚下片,止处一调佚上片,中间佚去五调14首。所存90余首,传本文字多相歧异,且颇有字句脱

佚。前人曾作校勘,然取材未广,未能详密,且不乏臆订处,于传本源流亦多扑朔迷离之说。笔者爱好《竹山词》,近年来搜罗传本,比勘异同。今就所见传本略分系统,叙其源流,论其得失,以求正于方家。

一 汲古阁本系统

1. 汲古阁刊《宋名家词》本《竹山词》

《宋名家词》为汲古阁主人常熟毛晋编刻,收宋人词集61种,刻于明末崇祯年间。原刻今存尚众,又有民国时上海博古斋影印本。此本《竹山词》一卷(即不分卷),为《竹山词》首刻本。其目录前有题记一则,标为《序》,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璵字宣卿者,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虽无涂次,庶几无遗逸云。至正乙巳岁次秋七月十有七日湖滨散

[收稿日期] 1999—07—07

[作者简介] 林琳, (1966—), 女, 山东栖霞人, 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讲师, 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 指导教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常思春教授。

人题。”这则题记，今传毛氏刊本前抄本二种皆具，一在本前，一在卷末，二本与毛氏刊本所不同在于末几句只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秋七月录”。显然毛氏刊本题记近于原始，二抄本乃有删削。题记中“名璩字宣卿”一语，“璩”乃“璨”字之讹。宋孙规《鸿庆居士集》卷三十七《蒋璨墓志》载：璨字宣卿，号景坡，宜兴人，之奇之姪，累官至敷文阁待制，善书，独步一时，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卒，年七十五。由毛氏刊本这则题记得知，《竹山词》为元人辑录。后传本皆有这则题记，是皆由“湖滨散人”题抄本辗转抄录而来。“湖滨散人”为何人虽不可确考，但以其知蒋捷先世及称蒋捷“貌不扬”，可知其为蒋捷同乡后辈，“湖滨”即太湖之滨也。毛氏刻本卷末有毛晋《跋》，云：“昔人评词，盛称李氏、晏氏父子，及耆卿、子野、子游、子瞻、美成、尧章止矣，蒋胜欲混焉无闻。今读《竹山词》一卷，词词纤巧，真《世说》靡也，字字妍倩，真六朝隃也。岂其稍劣于诸公哉！或读《招落梅魂》一词，谓其磊落横放，与辛幼安同调，其殆以一斑而失全豹矣。”这则评语，以“纤巧”、“妍倩”格调为词之正宗，而斥“横放”一路，虽未免偏颇，然论《竹山词》刀处则甚中肯。清人推重《竹山词》，即由毛晋这则评语发其端。

毛氏刻本目录《金蕉叶》一首后即接《小重山》二首，卷中亦同。今传明抄二本中一种目录则《金蕉叶》与《小重山》间尚有《忆秦娥》1首、《谒金门》3首、《菩萨蛮》2首、《卜算子》2首、《霜天晓角》5首、《点绛唇》2首、《昭君怨》1首，而卷中《忆秦娥》存上片，《昭君怨》存下片，中间五调14首全佚。又毛氏刻本目录及卷中《如梦令》1首在最末，同上种明抄本则在《小重山》2首前。汲古阁刻书以不轻改旧本著称，此本《竹山词》中《唐多令》作《糖多令》，与今传明抄二本同，其目录无他本卷中脱佚及残缺诸篇，乃所据旧抄本原如此，非是毛氏所删。

毛氏刻本尊旧本，于篇中字句脱佚未能标示，又不乏讹误字，然颇有胜于他本处。如《贺新郎·吴江》“昨夜鲸翻神轴动”句，他本“神轴”作“坤轴”。按此词上片咏吴江垂虹亭和垂虹桥（亭在桥上中部），垂虹桥亭为吴江一胜景（见《方輿胜览》卷二），上云“帝遣江神长守护，八柱蛟龙缠尾”，

“神轴”即指上文云垂虹亭“八柱”，“坤”当是“神”字误书，后人校从“坤”，非是。又如《沁园春·次强云卿韵》“绝胜珠帘十里迷楼因底叹晴干不去”句，依词调此处应断为七字、三字、五字句式，而“楼”为押韵字，不在韵脚上。他本“迷楼因底”作“楼迷底”，“楼迷”固是，然依词调，中三字句则少一字。乙毛氏刊“迷楼”为“楼迷”则句妥韵合，亦从毛氏刊本而得他本脱佚之“因”字。毛氏刻本不仅题记较他本详悉，近于原始，而且其词句文字如上举二例处颇众，于校勘《竹山词》为重要之本。

2. 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竹山词》

文渊阁《四库全书》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台湾影印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影本行世。此本《竹山词》一卷，为采汲古阁刻本，而据《历代诗馀》、《词谱》、《词律》、《词综》等书所收蒋捷词校勘了汲古阁本一些脱字讹字，然有臆订处，亦有抄录失误处。乾隆帝采朱筠建议，允四库馆臣检阅《永乐大典》以校正诸书及辑佚书。《永乐大典》为类书，分散典籍按类抄纂，凡采录之书于内容多收无遗佚，又其所据典籍乃宋元本，故四库馆臣颇据《大典》辑录了一些佚书，其据以校正之书亦多精善（如《水经注》等）。今残存《永乐大典》中有《竹山词》诸本佚上片之《昭君怨》全首，可推知《永乐大典》录《竹山词》所据之本为完本。若校《竹山词》馆臣检《永乐大典》，当可补《永乐大典》后《竹山词》传本脱佚之篇及传本脱佚字句并讹字，惜其图省事未检，舍本逐末，殊为遗憾。

3. 《宋六名家词》本《竹山词》

《宋六名家词》为光绪十四年刻，署“汲古阁原本，钱塘汪氏重校刊”。“钱塘汪氏”当即振绮堂主人汪康年。此本《竹山词》不乏校勘添改汲古阁本文字脱误处，然直接添字改字，不出校语。其添改多审慎，少臆断。又其原本明显有误而无从是正者，即仍从汲古阁本，守校勘之存疑阙疑原则。后有以此书为翻汲古阁本，乃未详究。此本于汲古阁本之校正，远胜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 《百家词》本系统

1. 明抄《百家词》本《竹山词》

明抄《百家词》旧藏天一阁，今归天津图书馆，有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流行。此书无编者署名，亦无编书序跋。朱彝尊《词综发凡》谓“常熟吴

氏讷汇有《宋元百家词》，抄传绝少，未见全书”，后来言《百家词》者即从朱氏说，定为吴讷编。按朱氏明言“未见全书”，其称“吴氏讷汇有《宋元百家词》”，乃得之传闻，实不可靠。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金荃词》一卷云“明正统辛酉海虞吴讷所编《四朝名贤词》之一”，丁丙此说为据《金荃词》无名氏跋，其称吴讷编书年代及书名皆极明确，是撰跋者为明人，确知《金荃词》为吴讷所编书散出之一种，是吴讷所编者名《四朝名贤词》，不名《百家词》。此抄本《百家词》中《后山居士词》后有“正德五年孟秋七夕前一日录”题识，《竹山词》后有“正统丁卯（二年）季夏苏台云翁志”题识。此二条题识，自是记《后山居士词》和《竹山词》二集抄录完结时日。正德为明武帝年号，距吴讷卒年已逾50余年（《明史·吴讷传》载讷卒于代宗景泰四、五年）。又《百家词》中《竹山词》编在远距《后山居士词》后，而所记《竹山词》抄录时间却早于《后山居士词》三年，可见此书不是据他人所编成书重抄，而是访得一种抄录一种，最后才略依词人时代先后编排装订成册，故《竹山词》先抄而居后，《后山居士词》后抄而居前。显然此书与吴讷所编《四朝名贤词》各是一书。此书编者当即《竹山词》后题识所署“苏台云翁”者，编在正德年间。范钦天一阁建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在正德之后，所藏此抄本《百家词》书页皆为朱丝栏，行20字，极整齐统一，书法出二三人手，皆极工，当非原编本，而是一重抄本，或即为天一阁与《百家词》编藏者互通有无而假抄。

此本《竹山词》分上下卷，目录次第与汲古阁本同，只《金蕉叶》与《小重山》间多《忆秦娥》一题，卷中《忆秦娥》只存上片，又《贺新郎》其五亦只存上片。《如梦令》一首在下卷末，同汲古阁本。汲古阁本目录前题记一则，此本在下卷之末，标为《跋语》，末几句作“此（原误作‘比’）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秋七月录”，较汲古阁本所载有删削。

此抄本书法虽极工，然抄工不甚识字，讠、讠偏旁多不分，木、扌偏旁多不分，目、日偏旁多不分，添减笔画之字颇多，形近而误书之字亦颇多（如“算”误作“并”、“兵”误作“共”、“箫”误作“萧”、“柱”误作“枉”、“五”误作“玉”、“平”误作“乎”、

“栽”误作“裁”、“池”误作“地”，等等）。然此本为《竹山词》现存一最早抄本，篇中多有留空处标示文字脱佚，其文字亦颇有独胜处。如《贺新郎·梦冷黄金屋》“似琼壶涌起弹棋局”句，他本“壶”皆作“台”，句意费解，此本作“壶”，意畅为当。又同首“问芳踪何时再展”句，他本“踪”作“踪”，依上下句意，此本作“踪”为当。《昼锦堂·荷花》“数螺苔石仄波光”句，他本“仄”作“压”，费解，此本作“仄”，释为“饱足”，意畅为当。《瑞鹤仙·寿东轩》“近间炉时也”，他本“间”作“开”，其上句云“锦堂寒早”，则“间”字为胜。《高阳台·芙蓉》“天壤王郎”，他本“天壤”作“天上”，依词意似作“天壤”为当。《探芳信·菊》“翠岑悄”，他本“岑”作“吟”，与下词句不贯，此本作“岑”为是；又“醒眼看花更好”句，他本“更”作“正”，显然此本作“更”意胜。《粉蝶儿·残春》“问东君仗谁诗送”句，他本“诗”作“时”，或校作“将”，皆不及此本作“诗”妥贴。以上略举几例，以见此本胜处。此本为校勘《竹山词》一重要本子，其文字迥异他本者，多有可取，宜细为推敲。

2. 林大椿校《百家词》本《竹山词》

林氏校本《百家词》，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此本《竹山词》仍分上下卷，依汲古阁本及朱祖谋《彊村丛书》本校正了原本错别字及脱佚字句，是正颇多。又于词加句读，颇便读者阅读。其校改补佚处，除《贺新郎》其五一首据汲古阁本补原本脱佚下片出有一条校语外，他校改原本处皆不出校语。原本一调下有数首者，后首标为其二、其三、其四等，林氏校本全改从参校二本作“又”，改变了原本标目样式，非当。其校改亦不乏未当处，前叙原抄本《百家词》所举独胜诸条，林校皆改从《彊村丛书》本。又不乏臆改之字。如《贺新郎·梦冷黄金屋》原本“涌起弹棋局”句，改“起”为“银”；《贺新郎·深阁帘垂绣》原本“影断伴东奔西走”句，改“伴”为“冰”；《喜迁莺·暮春》原本“君听取”句，改“听”为“声”；《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原意本“万里发处”，改为“□□万里”等等，皆无其本，为臆改。其属排印失校形近而误之字及衍字亦不少。如《贺新郎·赠弹琵琶者》原本“柳梢莺妬”，“妬”讹作“柘”；《恋绣衾·傅金小袖花下行》原本“在青蛾弯处又生”，“弯”讹作“鸾”；《小重山·曾伴芳卿锵佩环》原本“斜阳牛卧处牧童

攀”，“牛”讹作“半”；《花心动·南塘元夕》原本“虹晕贯帘”，“虹”讹作“红”；《贺新郎·乡士以狂得罪赋此贱行》原本“送君归斩蛟桥外”，脱“斩”字；《摸鱼儿·寿东轩》原本“清箫丽（鼓）”，重“丽”字等等，皆为排印失校所致。林氏校本虽于原抄本多有校正，然尊信《疆村丛书》本，凡异文多改从之，失于推敲，又不出校语，则将原抄本胜处全抹煞了。

三 黄丕烈藏旧抄本系统

1. 黄丕烈藏旧抄本《竹山词》

缪荃孙辑《尧圃藏书题识》卷十著录“《竹山词》一卷《静修词》一卷，元抄本”，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字宣卿者，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秋七月录。余藏词本甚富，宋元刻而外，旧抄都蓄焉。此册近从意香毛公处得之，实枚庵吴君物也。旧题元人抄本，以他书元人抄本对之，良是。若明抄不及如是之古拙矣。且《竹山词》以此为主（当作祖）本，枚庵或尚有原本元刻，集中可勘。向装二册，姑仍之，读者勿忽视可耳。嘉庆庚午中秋后七日复翁识。”黄氏藏此本后为清末藏书家适园主人张钧衡所得，今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笔者未见此书，然由朱祖谋《疆村丛书》校本《竹山词》及张钧衡《适园藏书志》著录能得其梗概。朱氏校《竹山词》跋云：“《竹山词》一卷，黄尧圃藏抄本，卷端有明孙唐卿嘉（当作“伽”）记云：‘乙巳春季假锡山剑光阁本校阅一过’。尧圃称‘嘉庆庚午得之毛意香，实吴枚庵物，《竹山词》祖本’也。毛子晋刊本似从兹出，而词佚目存之《谒金门》、《菩萨蛮》、《卜算子》、《霜天晓角》、《点绛唇》十四阙及上半阙之《忆秦娥》、下半阙之《昭君怨》，毛本并不载。《喜迁莺》毛本二阙复十余句，兹本并缺而目称一阙，或传写有异耶？尧圃定为元抄，意极珍秘。往从吾乡张石铭假录，勘正毛本数十字。”张石铭即张钧衡（字石铭）。张氏《适园藏书志》卷十六著录“《竹山词》一卷，元抄本”，云：“此本与静修先生（元代刘因）词同订，孙胤伽藏本。字亦古拙有旧气。元人旧跋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注：当作璨）字宣卿者，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据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孙

氏手跋云：‘乙巳春季假锡山剑光阁本校阅一过。’”合黄、朱、张三人所记，可知张氏藏本为黄丕烈藏原本，非是重抄本。朱氏校《竹山词》校记亦记录了此旧抄本与汲古阁本部分异文，面目尚可考。朱、张提到的孙胤伽（字唐卿），为明万历、天启间常熟藏书家，其手跋“乙巳春季”云云，当即万历三十三年乙巳。黄氏此旧抄本非为元抄，实明嘉庆间常熟藏书家杨仪抄藏本，后为孙胤伽收得，说见下叙陶湘影刊抄本条。

2. 朱祖谋《疆村丛书》本《竹山词》

朱氏此本《竹山词》实采张钧衡所得黄丕烈士礼居藏旧抄本为底本，以汲古阁本及《词综》等参校。然无汲古阁本及黄藏旧抄本皆具之元人题记。其校记太略，未尽出黄氏藏旧抄本与汲古阁本异同，大凡其文句异于他本处而未出校语者即为从黄氏藏旧抄本。朱氏校本以采为他人罕见之黄氏藏旧抄本，校正了一些汲古阁本之脱误，颇为后人推重。然细检所校，尚不乏取舍未当处。如《贺新郎·吴江》汲古阁本作“昨夜鲸翻神轴动”，朱氏校本从黄氏藏抄本定“神轴”作“坤轴”，非善（辨析见前汲古阁本）；《贺新郎·兵后寓吴》黄氏藏旧抄本“叹浮云本自无心”，朱氏校本从汲古阁本定“本自”作“本是”，非善；《沁园春·为老人书南堂壁》黄氏藏旧抄本“又何苦招宾约客坎”，朱氏校本从汲古阁本定“约客”作“纳客”，非善；《女冠子·竞渡》黄氏藏旧抄本“双龙还又争渡”，朱氏校本从汲古阁本定“双龙”作“双双”，此词写赛龙舟，作“双龙”为当；同首黄氏藏旧抄本“玉琼箫吹了”，朱氏校本从汲古阁本删“玉”字，非当（辨析见下陶湘影刊抄本）；《绛都春》黄氏藏旧抄本“春愁怎尽”，朱氏校本从汲古阁本“尽”作“画”，非当，等等。又有前后篇可互校者而失检，如《一剪梅·舟过吴江》“秋娘度与泰娘娇”句，当作“秋娘渡与泰娘桥”，卷中《行香子·舟宿兰湾》有“过窈娘堤秋娘渡泰娘桥”句可确切订正。朱氏校勘不采易得之《历代诗余》，亦是一失，上举《一剪梅·舟过吴江》句，《历代诗余》所据之本即作“秋娘渡与泰娘桥”。又朱氏删黄丕烈藏旧抄本及汲古阁本皆具之元人题记，跋文中亦不提及，尤非。

3. 陶湘影刊旧抄本《竹山词》

此本为陶湘涉园民国十一年（1922年）刊成

之《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中一种。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云：“景元人抄本《竹山词》二卷。湘案：此昔年艺风先生模寄伯宛者。前有题字四行，不著姓名，称‘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至正乙巳秋七月录’。末有明人题及杨五川、梦羽二印，亦士礼居旧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其词凡次行以下皆低一字，特为创格。伯宛曾据以校汲古刻，订补极多。惜辗转移写，不能尽如原本耳。”按：景刊本实一卷（不分卷），陶湘《叙录》标称二卷，乃误记。由陶湘《叙录》得知其影刊之《竹山词》为吴昌绶（字伯宛）双照楼藏抄本，而吴氏双照楼藏抄本为模缪荃孙艺风堂藏抄本，缪氏艺风堂藏抄本又得自黄丕烈士礼居藏旧抄本。陶湘影刊本目录首行下模有阳文“杨氏梦羽”及阴文“五川居士”二印。杨梦羽即明嘉庆年间常熟藏书家杨仪，字梦羽，又字五川，其家藏书处号万卷楼。朱祖谋《疆村丛书》校《竹山词》跋记黄丕烈士礼居藏旧抄本有汲古阁不载之“词佚目存之《谒金门》、《菩萨蛮》、《卜算子》、《霜天晓角》、《点绛唇》十四阙及上半阙之《忆秦娥》、下半阙之《昭君怨》”，陶影本与朱氏跋所记黄氏旧抄本此条相一致。又陶影本亦有朱氏跋所记黄氏藏旧抄本孙唐卿胤嘉（当作“伽”）记“乙巳春季假锡山剑光阁本校阅一过”一语。又陶影本《如梦令》一首在《小重山》二首前，与汲古阁本及《百家词》本《如梦令》在卷末不同，而与朱氏校语所记黄氏藏抄本同。由此相同三处观之，陶影本确由黄氏士礼居藏旧抄本“辗转移写”而来。然陶影本与朱氏跋及校语所记黄氏藏旧抄本有迥异处。朱氏跋记黄氏藏旧抄本“《喜迁莺》目作一首而词阙”，陶影本则《喜迁莺》目作二首而词二首不缺；朱氏跋记黄氏藏旧抄本卷端有孙唐卿记之语，陶影本则其语不在卷端而在卷末，且无“孙唐卿记”字；又陶影本文字与朱氏校语所出黄氏藏旧抄本颇有不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章《续录》记《竹山词》传本标有“黄丕烈藏旧抄本”及“明抄黄丕烈校本”两种。据朱《跋》张《志》所记推之，《标注》所记黄丕烈藏《竹山词》二本，前种“旧抄本”当是后种校本之底本，而校本另写定本，并模上“旧抄本”原有二印，而秘藏其“旧抄本”。缪氏艺风堂所得之本当即黄丕烈校理之本，朱祖谋所见张氏适园所得黄氏藏抄本当即未

经黄氏校理之本，陶影本与朱氏所记张氏适园所得黄氏藏抄本不同处当由此而来。陶影本卷首元人题记一则末几句有删削（与黄丕烈《菴圃藏书题识》所记同），未及汲古阁本题记完整。又陶影本其藏书家印仅有杨仪二印，别无杨仪之前藏书家印，则黄氏士礼居所藏旧抄原本即来自明杨仪抄藏本，黄丕烈定为“元抄本”，未可信。陶湘影刊本又出于黄丕烈校所藏旧抄本，其称“景元人抄本”，失之考索。陶影本为经黄丕烈校理者，为《竹山词》诸传本中讹谬最少之本。又黄校保存了原抄本的特殊处，如《女冠子·竞渡》“玉琼箫吹了”，他本或无“玉”字，或无“琼”字，盖以二字义重而删其一字，唯此本二字并存，依词调，此句应有六字，中脱一字，以下文“待月明洲渚”句推之，似取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句义，作“玉人琼箫吹了”（此与上句“楚妃花倚暮”句亦相应）；亦或用弄玉萧史吹箫成仙典故，作“弄玉”或“史玉”。如此处者尚众，黄氏所校远胜于朱氏《疆村丛书》本所校。此本与汲古阁本、明抄《百家词》本为《竹山词》传本中最重要的三本。三本各有胜处，而由此本得《竹山词》元本目录之全目及其卷中脱佚之篇，由汲古阁本得元人题记之全文，二本价值又在明抄《百家词》本之上。

四 词总集及谱律所录蒋捷词

1.《历代诗余》

此书是清康熙帝命词臣所编词总集，前百卷分词调辑录唐、五代、宋、金、元、明人词，后二十卷为词人小传及历代词话辑要，编成于康熙四十六年。收词广泛，为据清宫所藏历代词集，而多为后不传之宋元明本，又经编纂者认真勘订，为今校宋元明人词集一重要参校书。《四库全书》所收词集，即多以此书参校。此书康熙时内府刊本校刻甚精，有民国时罗振常上海蟬隐庐影印本及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多有字句讹误。书中收蒋捷词50调75首，颇校正汲古阁刊本《竹山词》中此诸首文字脱误，虽有判订未当处，但不乏较今传明抄本《竹山词》独善处。前叙《疆村丛书》本《竹山词》所举朱氏失校之《一剪梅·舟过吴江》“秋娘渡与泰娘桥”，他本皆讹，独此书为正，即一典型例子。这里再举几例。《金盞

子·秋思》“风刀快剪尽画檐梧桐”句，汲古阁本及《百家词》本一脱“尽”字一脱“画”字（以二字体形近而脱其一字），独此书不脱，为善。《水龙吟·招落梅魂》“浩然一笑吐幽香些”句，他本“幽”作“出”或“山”，独此书作“幽”，为善（盖“幽”字讹为“出”，又讹为“山”）。《探芳信·菊》“回首忆年少控马花边”句，诸本“忆”作“醉”、“花”作“蓉”，独此书作“忆”、“花”为善（咏菊，与芙蓉无干）。《洞仙歌·对雨思友》“倾倒书窗短烛心悬小红豆”句，诸本脱“短”字，独此书有，为善。《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倚遍栏杆拍遍栏杆”句，诸本“倚”作“敲”，与“拍”字义重，独此书作“倚”，为善。《念奴娇·梦有奏方响而舞者》“秋笳霜下呜咽”句，诸本“下”作“孤”或“外”，皆未当，独此书作“下”，为善。《喜迁莺·青晴》“倒纤指更从头细数”句，诸本“更”作“指”或缺其字，独此书作“更”，为善。上面诸例，足以说明此书所采蒋捷词校有今已不传之本，于校勘《竹山词》，其参校价值不可低估。

2. 《词综》

清朱彝尊于康熙年间所编词总集，用力甚勤。有康熙、嘉庆、同治、光绪诸刻本。书中录蒋捷词17调21首。朱氏为藏书家，又为词人，所录蒋捷词多校勘精审。

3. 《词谱》

清康熙帝命词臣编，编成于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内府刻本精善，有民国上海艺香书局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时有文句讹误，不可据。此书中录蒋捷词20调20首，较《历代诗馀》又有所校正，颇有特殊可取处。如《金盏子·秋思》“银烛下纤影卸佩懒”句，诸本“懒”作“鸾”或“款”，独此书作“懒”，为胜。《昼锦堂·荷花》“半蜗茅屋归炊影”句，诸本“炊”作“吹”或“云”，独此书作“炊”，意胜。《春夏两相期·寿谢令人》“洗雪华桐”，他本作“洗云华洞”，独此本为善（说见下《词律》条）。

4. 《词律》

清康熙时词学家万树编，考订词律甚精密。康熙间曾刻数次，嘉庆、光绪亦刻，颇为清人推重。万树盛推蒋捷词，称其“炼字精深，音调谐畅，为词家矩矱”。书中采蒋捷词20调20首。万氏按语从词律着眼对所录蒋捷词颇有精到校正（考订词调按语中亦颇涉及未采入之蒋捷词校勘）。如《女

冠子·元夕》“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闹娥争耍”句，万氏按语云：“‘闹娥’，诸本多作‘蛾儿’。观其尾句‘夕’字仄声，李词前后俱仄声，作‘闹娥’为是。且‘闹娥’是上元之物，去‘闹’字则晦矣。有刻作‘闹蛾儿’三字更谬。”按：“闹娥”为宋代元夕妇人佩物（见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此指代元夕观灯妇人。《尾犯·寒夜》“雁孤飞萧萧检雪”句，万氏按语云：“王氏校本‘检’作‘稷’。毛子晋《芦川词》跋其‘洒窗间惟稷雪’句，引《毛诗》注为证。《说文》：‘霰，稷雪也。’《埤雅》云‘霰，闽俗谓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谓稷米，义盖如此。’据此则改作‘稷’为是。”《春夏两相期·寿谢令人》“紫云玉佩五侯门洗云华洞三春苑”句，万氏按语云：“‘洗云’，‘云’字重上‘紫云’，亦误。若作‘洗雪’以合前段之‘绣裹’，则‘洞’字亦应作平，不敢强为之说也。”按：万氏未见及作“洗雪华桐”之本，然其按语辩明了作“洗云华洞”本误。《文选》卷四十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有“华桐发岫”句，李善注：“《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花。’”此词言“三春”，即季春也，“华桐”乃用《文选》语，“桐”字为平声，与万氏说正相合。《金盏子》词调下按语云：“竹山云‘犹记杏笼暖’，‘杏’字宜仄，沈氏误作‘香’。”万氏《词律》所出校正竹山词诸条校语，多为不刊之论，亦提供了校勘词集之方法。

《历代诗馀》、《词综》、《词谱》、《词律》所采蒋捷词彼此非有相承关系，把它们归为一个系统，盖以其编纂时代较早，所采蒋捷词与前三个系统之本文字多有相异，乃采有今不传之本作过校正，于《竹山词》校勘有重要参校价值。

《竹山词》传本及校理的问题较多，此文就笔者所见《竹山词》传本及在校理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作了些粗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浅见。其中黄丕烈藏旧抄本未得见原本，其与陶湘影刊本之关系仅据有关记载作了些推断。又黄丕烈藏旧抄本、陶湘影刊本二本《如梦令》在卷中，与汲古阁本、《百家词》本二本《如梦令》在卷末不同，而四本皆由同一元抄本而来，此一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亦未得出合理解释。诸如此类问题，有待继续研究，亟望专家指正。

On Earlier Editions of *Zhu Shan Ci*

LIN Lin

(Southwes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Sichuan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f the earlier editions of *Zhu Shan Ci* the Ji edition, the Ming edition and the Huang editio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ree with respective strong points. The Huang edition carries the complet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Yuan edition and its missing pieces, while the Ji edition carries the complete preface of the Yuan edition. Because of this, the two editions ar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Ming edition. Pieces of Jiang Jie's *ci* carried in *Li Dai Shi Yu*、*Ci Zong*、*Ci Pu* and *Ci Lu*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three editions in characters and greatly valuable in collation of *Zhu Shan Ci*.

Key words: *Zhu Shan Ci* earlier editions; Ji edition; Ming edition; Huang edition

[责任编辑:李大明]

● 简讯 ●

赵晓兰教授《宋人雅词原论》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晓兰著《宋人雅词原论》，最近已由巴蜀书社出版。

“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是士阶层的价值取向、人格理想和生活方式，又是文艺批评的重要标准。本书从具体问题切入，力图通过对点的论析，勾勒出雅俗观念的源起、流变及宋词雅化进程的大致轮廓，以期对这一重大课题获得一些较清楚的认识。

全书 25 万字，共 19 篇，即《从“尊道”到“从势”》、《关于老子的人格境界》、《庄子的心灵境界》、《屈原与浊世》、《荀子雅俗观略论》、《王充〈论衡〉讥俗略说》、《魏晋士人与雅俗之辨》、《北宋党争与宋人的雅俗之别》、《抒情角度与温庭筠和柳永的词境》、《柳永与宋词的雅化》、《论张先词的雅化》、《潘阆·苏轼·观潮诗词》、《苏轼〈江城子〉(记梦)评议》、《以诗为词：论苏轼词的雅化》、《以诗为词：论贺铸词的雅化》、《以诗为词：论宋词的题序》、《宋人词选略论》、《宋人词论的核心——词的雅化理论》、《四库馆臣与词》。

本书是四川省教委重点科研项目、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项目。作者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尤其着力于宋词的研究，治学严谨，创获颇丰。本书出版以来，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魏 仁)